

昭代記

鹽谷世弘編修
二

台徳大君記二

起慶長十七年

止慶長十九年

リ 5
671
2



伊5
蹄 671
卷 2



昭代記

台德大君記二

慶長十七年壬子平岩親吉既卒參議義直未

有傳相烈祖欲以松平康親周防守永井直勝右近

夫大爲之康親直勝曰臣等願仕磨下位祿高卑

非所論也烈祖患之成瀨正成安藤直次私相

語曰均之事君也我與子同傳公子何如乃承

問言之烈祖大喜因召正成慰積勞且曰輔義

直者舍汝無其人正成乃奉命他日烈祖謂輔

臣曰古云可以託六尺之孤正成即其人矣義

昭代記卷二

直幼而岐嶷童龔在駿府諸公子學猿樂義直獨不學侍臣慙慙之笑曰吾爲將種弓馬刀槍吾學之雜技何爲及長好讀書焚膏繼晷矻矻不倦朝野屬望大朝屢購求遺典獲續日本紀保曆間記東鑑等於是命博士林信勝校正異同烈祖又召信勝咨經旨講究中和經權忠恕一貫等義反覆弗措嘗使學生作爲政以德講義中有云方今天下至安不動如北辰烈祖覽之不悅曰當論德何如可以令向化而徒飾浮辭何也時亂離年久禁中寶器多喪二月大將

軍召京尹板倉勝重集其流佚在江駿兩府者納之皇宮天皇大悅大將軍寬弘篤誠銳精治術尚儉質戒驕逸平素好學崇尊儒教旁喜和歌又善武技而性謙冲遜讓不毫傲人虛已待物御下有恩每聞宗室勲舊之喪必變容隕涕其將出旣戒駕而止則親面徒御罷之嘗戒行漏刻報期方食舍箸而起曰信不可失也居恒畏天敬神出於至誠嘗宿豆之三島驛驛有神祠故事盟辭首舉此神傳言捕其池魚者死從行之奴捉池魚食之誇人曰有官家之威何神

能崇其夜侍臣語及此大將軍在寢聞之起命
驗奴誅之曰恃官以慢神若赦之則盟辭爲虛
文也盟誓之不信姦僞之所由生也三月大將
軍朝駿府一日烈祖爲設茗讌日野唯心等爲
伴烈祖羅列寶器謂大將軍所好者隨手取之
大將軍乃請茶盒名投巾者室町時有茶博士
紹鷗者風尚動一世嘗觀一茶盒擊節激賞不
覺投巾於地因名投巾卽此器是夜侍臣謂烈
祖今日大君殊驩矣烈祖笑曰汝輩亦宜請將
軍以享投巾之讌其兩宮和雍如此是月大將

軍還江戶四月久留里城主土屋民部少輔忠
直卒于平八郎利直甫六歲特旨賜遺封二萬
石忠直甲斐七惣藏昌恆之子也武田勝賴之
亡於天目山也宿將舊臣多遺獨昌恆兄弟三
人乃戰死之烈祖素聞而嘉之嘗狩于駿河憩
清見寺有童豎進湯風姿不凡烈祖問其種姓
寺僧以實對烈祖曰義士之子也載輿俱歸大
將軍時爲儲貳出迎烈祖自輿中謂世子曰久
欲遺懷刀今乃得之攜兒付之卽忠直也烈祖
獎賞忠義有殉難死節者雖敵國士必錄其子

孫故忠直自侍。暨累進至封侯。六月闢江戶斥
鹵爲市廛。徙京師大坂堺府豪戶充之。先是春
日祠樹折。朝議以爲凶兆。來諮。烈祖曰。是神欲
以修祠耳。七月修春日祠。給穀祿。准伊勢神祠。
又嘗與朝紳議。制天下寺祠修造之節。頒諸州
郡。越前宰臣本多富正。竹島周防。今村掃部等
爭權來訴。十一月兩大君在江戶聽之。富正辭
直。令復其位。餘皆幽之。掃部自殺。乃遣本多成
重爲宰。與舊宰並視國事。成重作左衛門重次
之子也。烈祖嘗欲官一士。問之士井利勝。利勝

曰。彼不常來臣家。臣未知其如何。烈祖弗懌曰。
汝秉國鈞。務在訪人材。材者豈肯附權勢。如汝
所言。則知耻好義者。將日趣柔媚。知耻好義。國
家之元氣也。元氣消亡。國家衰耗。其能久乎。昔
酒井忠世以神谷清正不禮已也。謂我曰。清正
真可用者。因請倍其俸。忠世爲公忘私。獎厲士
風。汝輩何不類焉。烈祖於群下。隨事諄諄而誨。
如師弟然。蒙其陶鑄者。隨材成器。世或言利勝
實烈祖子也。有一貴官嘗醉戲利勝曰。何其鬚
之似太公也。利勝瞪目曰。非所宜言。明日剃鬚。

而朝俗剃鬚自利勝始十二月增利勝封萬二千餘石并前食四萬五千石是歲會津城主蒲生飛驒守秀行卒初秀行母有殊色豐臣大閤欲納之爲妃母剃髮爲尼太閤怒奪會津百二十萬石更與宇津宮十二萬石烈祖怜其無罪也復封會津食六十萬石至此龜千代襲封十八年癸丑正月命三十七藩修皇宮盡年鳩功殿閣門墻奐然改觀天皇甚嘉其恭大久保忠隣與本多正信並輔政正信爭權心忌之圖因事中傷之初忠隣子忠常加賀守賢而有寵蚤

卒忠隣傷悼請就封士大夫爭往慰問正信憎之乘機以譖誣其專輒招權時正信亦喪女子視事如平日曰子死而哀私也豈得以私廢公人謂欲以傾忠隣也忠隣以外孫女石川康通子忠義女爲己女妻山口重政伊馬守子重信伊豆守偶不請也於是有司劾重政私昏坐奪封忠隣書疏謝罪不報忠隣懼稱病不出播磨國主池田輝政卒池田氏實楠氏楠正行之死節遺腹子教正育於攝津池田氏其裔恆利徙尾張恆利孫爲輝政輝政助德川氏定禍亂人以爲不忝其祖

輝政沈毅有大略常謂吾荷德川公殊遇享大
 封莫以報也天下有事當悉賦電赴以不待東
 施之動於是散金帛割戶邑以招致名士又言
 國主之職在養士撫民治則為藩屏亂則為干
 城如是而已遠女色卻珍玩自奉如小邑侯及
 卒上下惋惜大將軍以池田氏封為山陽要衝
 也權使安藤重信按撫焉二月岸和田城主小
 出播磨守吉政卒分其封賜伯大和守吉美原
 封五萬石仲對馬守吉親出石城食二萬石大
 久保石見守長安領坑務日久遂管天下租稅

威權軋大臣而賂賂不貲季子仕越後有寵因
 竊弄其國柄長安自耻賤族以貨致武田信玄
 譜牒而自肩多造其章旗遂包藏禍心密作兵
 械貯毒酒數石牀下有石函藏交通韓人書四
 月長安死而事發覺收其七子及故吏門客下
 獄鞠治尋皆伏誅六月分池田輝政封為三以
 播磨賜冢子武藏守利隆食五十二萬石備前
 賜次子左衛門督忠繼食三十一萬五千石淡
 路賜季子宮内大一作少輔忠雄食六萬三千石
 八月紀伊國主淺野幸長卒庚子之役幸長首

破岐阜功最鉅而保護豐臣氏不衰烈祖心慰之遂約以其女妻義直未成婚而卒無子有二弟仲長晟稱但馬守少在大坂國人避嫌請立叔長重烈祖曰長幼之序不可紊也命立但馬守長晟烈祖畋于近郊遂如江戶沼津城主大久保忠佐卒年七十七無子除封以其城失地利廢之石川數正之奔大坂也豐臣太閤與之深志食十萬石既而死分其封與二子玄蕃頭康長肥後守康勝關原之役康長康勝降于我十月康長黨大久保長安事覺奪封以深志賜

小笠原兵部大輔秀政復其舊邑也改深志爲松本字和島城主富田信濃守知信延岡州日城主高橋右近大夫元種有罪收封幽知信于岩城元種于棚倉十二月烈祖還駿府本多正信送之三日至稻毛村游旬五日舍命正信還仍留從焉明日舍中原甲斐人馬場忠時八門上變曰大久保忠隣黨長安謀不軌忠時嘗蒙譴放小田原請忠隣申雪不見省以故怨望忠時間正信與忠隣有隙遂因正信誣告烈祖未輒信之使正信啓諸大將軍大將軍曰太公

云何。對曰：太公震怒。大將軍曰：惟太公命。正信復命。烈祖又問：忠隣近狀。正信曰：忠隣居常快。快若有所怨者。大君亦稍疎之。且滿廷執事者。非其親姻。則其支黨。臣聞足利將軍寵高師直。大過。終致反逆。及其起兵。宿將功臣去將軍而從師直。前鑒不遠。臣竊料忠隣今不即舉事。恐發於太公千秋之後也。不若且幽之以徐察其舉動。十四日。烈祖回軫抵江戶。遣板倉重昌膳內。正如京師。沿道告參勢諸侯。停來歲朝正。十九日。命忠隣赴京師。檢天主教餘孽在畿甸者。忠

隣知得罪。就執政請納小田原城。未報。忠隣既抵京師。館于藤堂高虎第。逮捕邪徒。焚燬其寺觀。是歲大姥岡部氏卒。岡部氏大將軍之乳母也。大姥岡部與三兵衛貞綱之女。今川士人呼也。河村善右衛門重忠之妻。見玉輿志。爲大姥殿。大將軍遇之優渥。屢令宮嬪問安。恩賚不貲。大姥每月一再多集。輿僮餐之。躬親執飯匙供給。本多正信偶來見而怪焉。曰：僕妾多矣。奚爲自苦。大姥曰：昔在三河日貧困。不能飯數人。今也幸際治平。極人間之富榮。是以時飯。衆隸以自娛。亦欲不忘昔日耳。嘗聞人之語。佐

州漸驕。今聞其言果然。叟爲天下宰。便忘爲彌
八郎時乎。以此輔君。吾恐其誤國家也。正信大
慙而去。大將軍聞其疾病。親問之。慰曰。汝顏貌
未衰。靡須憂念。然死生難前知。汝有何願。言之
勿匿焉。大姥曰。婆辱厚眷有年。光榮隆極。無復
遺懷。但冀大君遵奉庭訓。俾世無間言而已。大
將軍領之。復問他猶得無所欲言乎。大姥曰。無
何也。顧賤息蒙罪遠竄。必勿以婆故枉法以宥
之。若伸私恩廢公憲。則適合婆迷於冥途耳。大
將軍攬涕而出。賜其子主水元清采地二千石。

大久保忠隣旣往。伴監史數十人偵其狀。吏密
啓云。片桐且元聞忠隣至。私使其家宰問遺。秀
賴亦有所贈。使者交葢。寶貨山積。大坂吏亦縱
間於江戸。言大久保忠隣必有怨於將軍。不然
何其尊崇豐臣氏之甚也。正信正純居中微之。
讒言益行。

十九年甲寅正月。本多正信上井利勝安藤重
信連署讓大久保忠隣。身居執政。負國家約束。
恣興山口重政成婚。命收小田原城。墮其郭。使
忠隣退居近江別邑。大將軍與烈祖會於小田

原召藤堂高虎謀事。獨本多正信侍座。京尹板倉勝重奉教造忠隣館。舍人走報曰：事在不測。忠隣適與客棋，神色自若。徐斂局，朝服出聽命。輦下驚擾，忠隣乃束鎧仗，致之京尹。盡散遣其從士，訛言乃定。第三子右京亮教隆，第四子主膳正幸信，皆坐放。獨宥嫡孫仙千代，蟄居騎西。負二萬石。如忠常時。第二子主殿頭忠總，第五子內記成堯，並後石川氏，故不坐。本多正純又誣青山幸成。大藏森川重俊。內膳大久保忠辰。與十郎與忠隣交通，皆奪封。忠隣既移配所，給近

江田五千石，賜其妻月餼二百口。忠隣曰：臣無職事而素餐，是重罪也。請依人待罪如法。於是置之石崎，令井伊直孝監之。仍給近江田。忠隣上書駿府曰：臣罪多矣，然反則不敢也。願論臣以他罪。臣伏斧鑕，不敢辭。有司憚正信父子不敢通，獨成瀨正成奮然曰：是我任也。懷狀獻之。僧天海以密教見親信，亦從容申解。不報。山縣少將最上義光卒。年十六義光愛次子家親，以讒逐冢子義康，使盜殺之。於是家親襲封五十餘萬石。二月，彗星見於東南，朝野藉藉，以為凶祥。

大將軍謂侍臣曰客星在天海外諸國必皆觀焉不知何國當之今遽指爲我邦之凶何哉且其定爲凶兆又何所據蓋懼者之陋耳大坂天守樓有黑氣衝天狀如狼烟秀賴命韓人李文長筮之遇良之益曰尋兵失疆喪其貞良收我殺鄉再筮遇臨之坎曰人面鬼口長舌如斧斲喪珊瑚殷商絕後秀賴大懼命僧巫禳之四月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兼勝大納言藤原實條就拜大將軍陞從一位右大臣天使還自江戸過駿府諭內帑以烈祖爲太政大臣准三宮又諭

以孫女爲中宮烈祖辭其官而奉納后之詔越後國主松平忠輝治福島苦墊隘大將軍命賦于高田賦役於北陸奧羽諸侯高山友祥右內藤如安飛驒守初加爪隼人止以深天主教下京師獄及連係男女二百人大將軍遣山口雅朝但馬守問宮伊治權左衛門如京師與京尹板倉勝重議斷其罪放友祥等百餘人于西洋諸國其餘配于津輕烈祖益事學下令大購天下遺書於是秘典古籍往往而出官庫之藏至數千編尋親擇二程全書朱子文集語類玉海大

學衍義等二十部。使林信勝奉如江戶。以藏文庫。大納言藤原宣季獻金澤文庫所得律令殘編于駿府。又憂世久經喪亂。禮樂崩壞。教學榛蕪。百氏九流。至神祇浮圖之類。學不如古。乃悉心採訪。命文武諸臣。凡成一家名一技者。莫不勞徠。又會諳練典故者。大修朝廷舊章。書就獻之京師。海內駸駸嚮學。中納言藤原爲滿如駿府。烈祖將受古今集三飛植秘說。林信勝夕。烈祖語及之。曰。予於三秘事有所聞歟。荅曰。搢紳家之說。臣未之前聞也。然以臣所稽。不過云云。

耳。及受果爾。異日爲滿侍座。烈祖問曰。人丸事蹟。何書可考。爲滿曰。人丸詞仙。其蹟神閔後世。亡傳焉。烈祖顧信勝問之。信勝曰。萬葉集有人丸四人。其一爲詞僊。雖蹟不顯著。而散見於諸書。乃暨暨言之。爲滿愧服。豐臣秀賴已長。其臣大野治長修理陰謀舉兵復舊業。治長美姿儀。密與淀臺私。所言莫不聽。與淀臺季父織田長益議。遺書前田利長曰。先君有遺命。君盍來輔嗣。君城中甲仗豐足。福島正則等所貯穀粟。積至數萬石。足以有爲矣。利長以疾辭。以其書來

獻兩府五月加賀國主前田利長卒子利光襲
封百廿萬石六月博士林信勝建言創學校于
京師以藤原肅爲祭酒具寮舍置贍田以教育
四方俊乂烈祖嘉納命相地議學制尋以軍興
事竟寢識者惜之肅字歛夫播磨人中納言定
家十二世之孫也父參議爲純世食播之細河
莊爲別所長治所侵掠爲純及肅兄爲勝戰死
肅欲復仇訟羽柴秀吉秀吉諭待時乃奉母及
兄弟遷居京師肅幼穎悟依僧東明讀書過目
成誦號爲神童始入釋後乃歸於儒欲求師海

外航於筑紫逢颶漂至鬼界島留十餘日忽自
指其心曰聖人無常師求之在于斯何必遠游
乃還杜戶謝客獨覃思四子六經超然自得龍
野城主赤松廣通甚敬重焉遣童男女奴婢給
使令韓人姜沆歸化客於赤松氏見肅嘆曰我
朝鮮三百年未見若人吾雖播越乎殊域而以
見斯人爲幸也嘗應關白秀次請與緇徒同賦
詩後復召輒辭謂弟子曰人各有黨非黨而交
非獨不相容將有悔不可追者余弗欲復見關
白矣秀次聞而銜之肅懼不免去如肥前時烈

祖從豐臣太閤營於名古屋素聞其賢屢召問
道及秀次敗乃歸京師自鎌倉建文教掃地肅
奮于干戈之際修行講道爲世儒宗信勝及堀
正意松永遐年耶波觚皆其高足世稱惺窩先
生大坂傳片桐且元常誠其主曰德川太公不
失今川義元之誼而付氏真如彼不遺織田右
府之好而助信雄如斯先公知其然故臨終託
孤君務不失其驩心則可以長久矣不則禍將
不測秀賴頗悟而群臣不悅以且元數使關東
意其有私稍猜防之先是秀賴造方廣寺以繼

先志至是畢功又鑄巨鐘乃使且元來告請慶
之期以七月秀賴親往時有耶蘇教徒匿于界
浦向所遣吏山口雅朝問宮伊治自京師往治
之途經大坂有訛言且元候秀賴出導東吏取
城秀賴懼不出二吏旣按界浦遂之長崎訛言
乃止將慶之有云鐘銘有國家安康之句是截
我太公諱以咒之也序有大小釋迦迭爲主伴
之語是秀賴欲代我德川氏也烈祖問之僧天
海筭其言如一乃令停慶會八月三日公卿以
下皆會方廣寺遠近士民麇集京尹板倉勝重

傳東旨告之且元且元大驚曰是非右府所知也託之清韓偶然及此耳且不學文成付工罪無所逃今大儀垂成萬衆已聚而遽停之恐驚民耳目伏願且畢禮尋毀滅銘文然後臣甘心伏誅毋悔也勝重曰是成詛也遂停儀物情騷然且元召問清韓清韓不服乃使清韓赴駿府陳謝而自與其弟元重大野治長繼往烈祖執清韓命板倉重宗如京師令五山僧疏釋銘文僧多證其詛且元至鞠子驛止不敢入九月有命遣歸治長而獨召且元詰責之且元陳謝甚

力淀臺聞且元等不得見使其乳母大藏與尼正永來謝二女欲專辯銘辭急習其句讀且誦且行至則召入謂之曰右府吾孫女壻淀氏亦吾婦之姊吾豈相負哉吾視右府猶子而右府視我猶仇讐如聞大坂日招士繕甲多峙糧餉吾未知其何謂也今吾在猶如此况後世乎雖然是非由右府母子蓋爲奸人所誣誤耳苟悛非輸誠則國家無事矣不復問銘詞二女大喜出意外遂赴江戸候夫人氏既還駿府與且元皆請歸許之二女請答書曰既面諭且元矣乃

皆辭上途有命獨止且元使本多正純僧天海言之曰將軍意終不可解右府何以爲信表其無他且元曰願受教二人不荅且元曰請赴江戶取將軍旨二人入白焉曰將軍意亦與我同耳女宜歸而熟籌之且元遂辭去馳及二女於土山驛二女語之以烈祖懇諭狀曰國事無復足慮者且元曰吾所聞則異山太公逼我以右府表信吾揣其意蓋有三策焉淀臺東與妹氏同居上策也右府往依婦翁中策也避大坂而他徙下策也三策行一庶幾無事二女不言退

而相言曰太公豈至於此是市正欲賣我君也密馳書告大坂曰市正形迹可疑且元不之知也使二女先還而自入京師與板倉勝重議事淀臺聞二女報憤恚曰吾雖太閤妾也於右府爲生母何屈辱於關東哉寧與右府枕城而死乃欲誅且元遂舉兵治長長益力贊之己而且元至謁秀賴陳三策且曰質母於德川氏者先公所嘗爲也且臣復別有處置秀賴稟之淀臺淀臺使人諭且元俟後日面議至期且元朝服將出會其臣小島庄兵衛自外來告曰淀君信

讒言猜公貳於關東欲伏兵威却遂舉大事且元大息曰噫年少輩誑我君自速亡滅耳治長傳內旨召之甚急且元稱病不出治長知謀泄懼曰彼素掌管鑰諳城內虛實即起兵奪城不可悔也不若先發誅之乃令七隊長赴攻之七隊長不肯曰市正忠智無比誅之是斷君之手足也於是一城大擾兵士聚片桐氏者三百餘人治長患之欲離間其兄兪諭元重攻且元元重荅曰家兄苟懷攜貳吾將大義滅親不必煩公等公等忌害忠臣又使人推刃於同氣

未能奉命秀賴近臣今木某潛來說且元曰牙城八門公管其六今夜潛兵奪城逐治長兄兪而請命於關東關東猶不釋則翼我君舉兵耳願公速斷之且元囑願曰吾特欲待讒人來攻而自殺也苟如公所言則永彼反名矣因令部下曰即及於戰勿使矢嚮牙城明日七隊長諭且元納質散兵退就其私邑且元從之遂與治長交質盡納管鑰致事而去七隊長送至大和川上還質訣飲且元曰吾苦心運籌欲利豐臣氏吾上策而見聽吾則請地築第于江戶之郊

夷崇填卑，堅址固基，故宏其規模，以延數年。我君未壯，而前將軍將就水，則可以有爲矣。區區之心，未遑盡明。卒至於此，因相鄉泣哭，顧望而別。且元遂歸茨木，遠近騷然。十月朔，板倉勝重飛報至駿府，烈祖適與諸子觀散樂，得報曰：孺子終不悟也，不得不除之。乃撤樂，使報之江戸。嚮所課東北諸侯城于高田者，西諸侯修江戸城者，皆罷就國，以備大坂。大坂所統攝河泉，加以四外郡邑，爲田六十六萬石，號百萬石。秀賴益散金募兵，關原餘黨若諸藩亡命者，爭先麤

至真田幸村自高野，長曾我部盛親自京師，後藤基次自南都，森勝永自土佐，其餘內藤政勝、小倉行春、明石守重、御宿友政、塙直之、仙石宗也、大谷吉胤、岡部則綱、山川賢信、長岡興秋、北川宣勝等數百人，他逋徒罪隸之屬，來湊者以千萬數，號稱十萬人。四出抄掠，以貯軍須。東府穀五萬石在其城下，板倉勝重使人謂大野治長曰：聞之道路，諸公將有旗鼓事，幸有關東積粟在其地，請取焉，以供需。治長慮情露，不敢取。勝重乃使賈人漕送京師，不勞一兵，伏水留守

松平定勝并伊直孝與勝重議遣諜大坂悉知
消息輒報之東府置關於淀葛葉以檢兵士往
來尼崎城主建部正勝關原降將也與池田氏
有姻烈祖命池田利隆遣其戚屬下間重景將
兵援守片桐且元納降于我將自茨木赴界浦
與大坂兵遇尼崎且元求救於重景重景疑其
僞不肯救且元敗走大坂兵始合而捷氣倍振
大議守備其城太閤所築窮天下力塹壘壯固
無匹西北帶水東南多池澤於是廣築羅城壘
高丈餘十步一樓北俯淀河柵長柄神崎二島

東控大和木津二川鷓野今福以南至鷺島皆
臨汗田爲壁西帶橫港連砦于川場博勞淵葦
島福島穢多道頓諸港列艦于海口南鑿空湟
交錯林木於湟內以阻敵馳驅以穢多崎最爲
要港使薄田兼相守之真田幸村不欲受他節
度欲別名一軍乃築偃月城于玉造阜號真田
郭以所自募信遺民百七十人及秀賴所配五
千人自守秀賴遂發間使招諸侯伊達政宗遇
使小山縛送江戸島津家久卻其幣馳告駿府
且請期淺野長晟國富兵強而與大坂相爲

腹背議者以爲大患。已而大坂數遣使誘其君臣以利。長晟荅曰。我父兄所以報太閤足矣。吾於東府。恩誼非輕。今無故倍之以黨亂人。不義孰大焉。使者猶來。百計勸說。長晟欲斬其使。懼而止。烈祖得諸報告。乃下軍令曰。伊勢近江美濃尾張越前等兵。急扼淀勢。多。大和侯伯自守其地。北陸諸國兵。陣大津坂本。中國兵。陣池田。南海西海兵。泊和泉海濱。並俟大軍。勿輕戰。東海東山侯伯。隸烈祖。關八州及陸奧。出羽侯伯。隸大將軍。世子家光與少將忠輝及酒井重忠。

其弟忠利。居守江戶。蒲生龜千代。最上家親。以下隸之。少將賴房。與其傅中山信吉。留守駿府。參議義直。參議賴宣。皆賜白旗。令從軍。諸嘗受豐臣氏特恩者。不許從。十一日。烈祖以數百騎發駿府。大坂遣刺客入京師。欲狙駕。且焚二條城。板倉勝重覺之。盡捕下獄。廿二日。駕至京師。傳奏司傳勅勞問。少將忠直。以二萬人。前田利光。以三萬人。皆會焉。居三日。召諸將。展大坂地圖。示之曰。西南兵未至。宜以先鋒挑戰。藤堂高虎。井伊直孝。爲先鋒。松平忠明。本多忠政。繼之。

忠明與平信昌少子以外孫故賜氏封龜山是歲兄忠正卒代領其衆統美濃將士前是直孝以大番頭守伏見城及兵作烈祖令代兄直勝攝其軍直孝曰臣將有所請顧臣未嘗臨行陣是以不敢烈祖謂安藤直次曰直孝意在請先鋒乃命之於是藤堂并伊軍自南面進以北面阻水令伊奈忠政壅淀河于長柄壅大和川于鳥飼尋使毛利福鳥兵卒助役大坂議戰真田幸村獻策曰臣聞德川氏檄天下兵以來攻我我坐竢之無他奇道度關東北國之兵強半未

至宜以此時出大旆于天王寺以勝永興臣爲先鋒赴于山崎使盛親基次出大和路扼宇治橋攻拔伏水縱火京師以大關天下之衢路則鎮西諸侯必有來屬者是一奇也後藤基次曰計雖奇矣非萬全之道本城壯固無比雖受天下兵可支三五年如此則敵必有內變諸侯被先公恩者必歸欵於我何必遠出諸將多然基次策十一月藤堂高虎至大仙陵時城將薄田兼亮山口弘定掠平野望藤堂旗而走大野道見焚天王寺以撓我軍高虎不動與并伊直孝

進陣住吉城將堀氏弘掠界浦聞之而走過高
虎軍前前部渡邊了慮其有伏不敢擊淺野長
晟將兵發紀伊行擊土寇應大坂者來與高虎
議事還陣大鳥池田利隆與二弟忠繼忠雄至
神崎川城昌茂奉命監其軍二弟亂下流利隆
涉上流進至長柄川城將織田長益等以萬人
守天滿中島利隆欲濟昌茂止之其夜忠繼忠
雄復濟下流逐守兵以取中島大將軍以烈祖
入京之日發江戸酒井左衛門尉家次將第一
軍松平甲斐守忠良松平土佐守忠實等隸之

本多出雲守忠朝將第二軍真田伊豆守信之
淺野采女正正重等隸之榑原遠江守康勝將
第三軍松平丹波守康長丹羽五郎左衛門長
重等隸之士井大炊頭利勝將第四軍佐久間
備前守安政堀美作守親良等隸之酒井雅樂
頭忠世將第五軍細川玄蕃頭興元牧野駿河
守忠成等隸之衆凡二十餘萬人伊達政宗以
萬八千人先數日啓行留福島正則加藤嘉明
黑田長政平野長泰遠江守谷衛友出羽守居江戸
邸十日至伏水明日入二條城議事十七日烈

祖軍於住吉。大將軍軍於平野。參議義直賴宜軍于住吉北。少將忠直前田利光陣岡山。藤堂高虎井伊直孝陣天王寺。上杉佐竹相馬秋田堀尾京極諸將陣平野西。伊達金森諸將陣今宮。淺野蜂須賀鍋島諸將陣今宮北。池田加藤山內森有馬諸將陣中島。九鬼守隆向井忠勝以兵艦泊傳法口。兵總五十萬人環城四面。不遺尺地。透安部正之安藤定次橫田尹松小栗忠政等數十人爲巡使。大須賀氏部下久世廣宣坂部廣勝獲罪出亡。以其練武事被收錄。以

候敵傳令進退操縱。莫不如意。蜂須賀至鎮以穢多崎砦斷淀河舟路。尤爲扼要。請攻之。幕議令淺野長晟偕往。至鎮私奉多正信。請獨以手兵。正信曰。軍機有不受君命者。卿專之可也。淺野氏邏騎亦謂長晟塞小不足勞。二帥十九日至鎮。令稻田宗植中村重勝攻之。森甚兵衛以舟師襲其後。遂拔之。守將薄田兼亮時醉臥倡家。醒則靡及。走入城。九鬼守隆向井忠勝以水軍奪敵哨船數十隻。廿六日晨上杉景勝使安田上總須田大炊等攻鷓野柵。取之。守將渡邊

糺敗走追至大和川佐竹義宣軍在今福與鷓
 野隔一水義宣令澀江光政勝內攻蒲生堤柵守
 將矢野和泉中銃殪飯田左馬允父子戰死餘
 皆奔柵走水村重成聞之與堀田勝嘉圖書等
 來戰秀賴在城樓望見顧後藤基次援重成基
 次來欲代之重成不肯乃合兵來乘佐竹軍佐
 竹先隊潰澀江光政戰死部兵多殪義宣麾下
 劣數十人躬舞眉尖刀先衆奮鬪榑原康勝先
 隊河井三彌濟水擊重成軍上杉景勝亦令杉
 原親憲來援銃中基次左臂基次拭血曰傷輕

豐家祚未罄也遂引軍退是時大野治長與七
 隊長率兵萬三千人來擊上杉氏軍前隊却杉
 原親憲以後拒排敗兵而進大呼力戰安田上
 總以次隊兵橫衝之殪敵百人坂田采女獲穴
 澤盛秀主殿助盛秀豐臣氏之良也城兵走入柵
 弓銃交發城上亦發大煩助之上杉氏兵寡大
 將軍使堀尾忠晴來代巡使傳命景勝踞胡床
 不動曰兵法有尺進而無寸退吾方血戰焉得
 輕退丹羽長重尋來與忠晴麾兵出上杉軍南
 排銃連發於是景勝令鐵孫左衛門進銃兵橫

覺之杉原安田乘機突戰。竟大敗。治長是日自
卯過申。上杉軍再合。皆克。其始破柵也。令直江
兼續布隊。兼續請安田上總爲先驅。須田大炊
爲次隊。景勝曰。晨戰如此。而可。城兵必復來。不
若大炊爲前衝。上總爲承後。大炊壯而銳。上總
老而練。機宜乃爾。又令鐵孫左衛門率銃兵數
百守西堤。鑿湟樹柵。部下不解其意。皆以爲迂。
至此乃服。明日。烈祖巡諸營。景勝邀拜。烈祖慰
之曰。卿戰甚力。景勝曰。兒戲耳。何力之有。又見
其將士勞之。杉原親憲曰。謙信餘威未盡也。退。

告人曰。小閔如此。而遭獎賞。可笑也。親憲時年
八十餘歲云。大將軍褒佐竹上杉。蜂須賀將士
有差。烈祖度城中必悔。使人議和。不肯已。而住
吉候探夜捕一卒。曰。欲適藤堂陣。誤至此。檢其
懷。得秀賴書。曰。二魁深入我地。墮子計中矣。宜
速合東國歸款。諸將斷其歸路。事成則加封如
約。烈祖覽書。咤曰。彼欲離間我。謀何淺也。召高
虎。賜書及卒。高虎訊問其實。乃斷其手足。指黥
額。曰。秀賴縱之去。城兵又誘池田利隆曰。事成
封以備播美三州。利隆縛使者獻之。兩將軍乃

復議進取。令片桐且元屯備前島。以其最近城。屬以礮手。諸將議攻博勞淵二寨。北寨下有洲。微蘆葦。敵以銃手守之。我軍欲先取蘆洲。洲不容多兵。兵寡亦不可守。石川忠總實大久保忠隣子也。欲以功贖父。乃請以手兵往。得舟二隻。以槍爲桿而涉。敵守洲者皆走上寨。發銃。忠總仰攻連晝夜。九鬼守隆給舟數十助之。拔北寨。又得蜂須賀援兵。遂拔南寨。進拔土佐港。阿波座港。還効首虜。烈祖曰。真忠世之孫矣。於是諸將爭進。池田忠繼臨規川而陣。部將花房職之

望野田福島二寨。曰。旗植而無烟。逃也。使人伺之。不見一人。乃濟中島。諸將欲繼濟。城昌茂止之。曰。大將軍命我監軍。戒其輕進。卿等違吾言。乃違大將軍也。諸將乃止。已而中軍傳令。青諸將逗撓。皆以昌茂答。烈祖召昌茂。使林信勝讀。孫武傳。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顧昌茂曰。汝拘我命。見機不進。何也。乃令諸將進入福島。淺野長晟以船兵至海口。爲其聲援。阿部正之白曰。西北諸寨相踵陷沒。川場天滿二寨脆薄。背水必遁。其夜果焚寨而逃。大野治房守道頓

港亦驚走入城。蜂須賀氏兵追獲其旗幕。前田利光營與真田砦對。幸村出銃于城外林中。口斃我兵。利光先鋒奧村攝津欲奪林。幸村諜知之。潛收其兵。攝津至。無隻蹤。城兵自銃眼嘲笑。攝津怒。麾衆攀壁。則銃矢交射。殺傷數百人。十二月。石川忠總、池田忠繼與淺野鍋島九鬼諸將。進入川場。池田利隆等入天滿。東南諸將亦進逼城。伊達政宗至川場。藤堂高虎并伊直孝至。生玉臨湟而陣。城兵燒外城諸橋。獨存淡路本街高麗三橋。忠總與城兵戰于高麗橋。欲

使敵不得燒橋。巡使請救之。烈祖叱曰。止矣。我軍登城。何恃橋哉。彼自斷出路耳。令忠總退舍。遂令諸將曰。設垣列牌。俟令而進。勿妄鬪。以損一卒。又屢下令。增給糧餉。本多正純受命。以金工光次後藤正三郎爲介。遺書城中。使織田長益大野治長議和。大將軍使請於烈祖曰。圍合矣。請令諸軍齊登。以天下兵攻一城。何難拔之。有和議若成。不可及已。烈祖曰。未也。大將軍弗懌。本多正信曰。太公必有神筭。願少俟之。藤堂高虎私射書城上。誘南條光明使爲內應。光明約期

事覺被殺。高虎不知也。會城中失火，以為應進軍。井伊氏及加賀越前兵亦進逼。玉造郅故秀康庶子直政先登，建幟濠上。而城中矢砲雨下，我師所喪亡數千人。烈祖望烟怒曰：「奴輩敢破我令，顧安藤直次往收軍，大將軍請罰犯律者。」烈祖曰：「犯令捐身者亦不可得也。」兩大君屢巡視諸營。烈祖未嘗擐甲，被葵章戰袍，上馬從十餘騎至生玉口。城中望覩識之，叢銃雨射，衆爭請避之。烈祖不顧，按轡徐行。永井直勝以身翼蔽，橫田尹松甚右衛門後至，排衆而進曰：「此公喜

當矢石，矢石之來莫多於川場，請往焉。」乃控靶而西。他日大將軍巡至天滿，登有馬氏堙樓，城兵狙發大煩，從者請去，不肯。水野勝成曰：「將軍巡師與斥候不同，不當專視一方。」去抵上杉氏營，部將直江兼續命銃手仰城齊放，然後邀之。拚埽整潔，從者相語曰：「此待元帥巡營之儀。」上杉氏有禮哉。城將後藤基次曰：「兩帥皆天授，豈可徼倖。」批衆勿妄發銃。六日烈祖徙陣茶臼山，築連珠砦相接。伊奈忠政所課壅河功竣，濠水多涸，城兵大驚。我軍以土豚填濠，列竹牌排鐵

楯起距堙鑿地道而發銃鼓譟者每夜六次使城兵不得休息又令諸將射書曰降者有賞城中人人相疑大將軍復請凌城齊登烈祖曰吾聞良將不戰而屈人之兵損兵而得城吾無取焉復使金工光次入城議和城中衆議不決多願和者大野治長等議曰德川太公旦夕人也明歲西吉東凶且約和以爲後圖乃勸秀賴講和烈祖曰右府誠自艾則吾不復介意城中客兵皆釋不問因要以三事曰填周池曰徙大和曰以淀臺爲質擇居一焉數日荅聽填周池而

請爲客兵加食品烈祖怒曰釋之已多奚爲養之議輟乃命工益造攻具或謂井伊直孝議事直孝方假寐揩目而出或曰子何懈也曰我慮敵出襲夜不交睫唯晝間得坐睡耳城將塙直之團右衛門長岡貞安請大野治房曰受圍日久人有暮氣備前阿波兵陣不銜橋南北宜分兵襲之治房曰吾亦思之但夜戰利於寡不宜分兵備前阿波當襲其一乃擇壯士百餘申暗令以直之貞安帥之夜出斫峰須賀氏營中村重勝舍在前頭重勝披甲憑鎧櫃假寐聞警卽出戰

城兵前後交鏖遂死之。稻田宗植與子植次來
援，砍敵二十八人，而我上死者三十人。敵去，岩
田長政單騎踵城門，大呼曰：我岩田七左衛門
也，適甘睡不逮事，爲大憾，請出接槍，不應。翌日
城將射書曰：壯哉岩田氏，壹何似河原太郎之
爲也。植次時年十五，其祖父宗心既老，以孫初
從軍，與俱來。是夜遽起曰：敵必來襲矣，急令被
甲蓐食。樋口內藏助亦預料之曰：前日敵襲諸
橋，而獨存當我營者，其意可知也。因令前營警
備，以故不甚敗。大將軍褒長政及宗植父子先

是。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兼勝、藤原實條來勞，至
是復來傳詔旨曰：卿以耄老，冒風雪于戎間，宜
委軍事諸將，以還於京師。卽欲講和，將勅秀賴
成之。烈祖稽首對曰：臣少慣軍旅，且職分所在，
不可獨逸，勿勞聖慮。至於和議，臣自修之，不足
辱天詔。使秀賴奉詔則可，若不奉詔，適增其罪。
臣不得不誅夷之，是以敢辭。乃令女監阿茶如
京師，迎常光尼。常光尼京極忠高母，而淀臺之
妹也。使之入城，勸和。經工場而往，工人雲集，造
諸攻具，飛梯、輦、輜、木、驢、牌、牛之屬，皆以千百數。

常光尼入城具說淀臺。淀臺初與秀賴俱巡城內。見守兵壯銳也。大喜。遂上天主閣。以望東軍。則極目皆兵旌旗際天。淀臺色動。已而我軍發大煩。中閣第二層。二女震死。淀臺始大驚。勸秀賴講和。會常光尼至。則喜懼交集。常光尼傳命曰。右府必欲居大坂。則於其舊封一無所闕。特逐諸客兵。使東人毀外城。填周池。以顯和親之實。秀賴母子召諸將議。議未決。本多正純使言治長長益曰。公上之議已成矣。子等滯疑。罪將至矣。二人大懼。急因後藤光次獻質。治長欲遣

其幼子。光次斥之曰。稚兒何用。率其冢子某而還。十九日和成。約填周池。逐客兵。真田幸村兄信之伊豆守從在我軍。烈祖使往諭。幸村降。幸村荅曰。關原之役。臣父子敢抗大帥。及事敗遁逃。伏匿山野。右府不以臣庸劣。授臣以數千兵。使將一面。是知臣也。士爲知己者死。臣死不能負焉。本多正純復使人說之。誘以封信濃全州。幸村曰。爲我謝將軍。臣一死報右府。不知其他。烈祖與木村重成。父重茲有舊。亦招降之。不荅。二十二日。秀賴伴木村重成出泣盟。郡良列爲副。

重成美風儀。盛服騎馬抵茶白山管。將吏設臚幕中。引重成。重成不揖而入。攢者曰：坐。重成不傾而進。叙秀賴旨。然後退伏。烈祖曰：是常陸介之子乎？何酷肖父也？問其齡。曰：二十二矣。曰：然則與右府同庚矣。疇昔鷓野今福之戰。勇猛無雙。重成慨然對曰：臣有遺憾焉。旣而誓書出。押血模糊。重成曰：淀君婦人。恐有疑焉。敢請更刺鮮血。烈祖鍼指曰：年老血枯。重成爲弗聞者。遂取血誓。拜謝而退。人將軍欲遣本多正純。永井直勝。監秀賴誓。正純辭曰：秀賴不遣老臣而使

重成。請亦遣少壯者。以相副焉。乃命阿部正次爲大將軍使。板倉重昌爲烈祖使。重昌之爲侍豎也。宮中有斫人者。不獲其主名。使吏檢覈。侍兒皆曰：受拷掠。自首吐也。不如割腹死。重昌最幼。故不問。而重昌不欲獨免。乃見土井利勝。告訣曰：侍豎殺人。無有自首者。使吏訊鞫。故皆欲自裁。僕不復見焉。利勝驚啓之。得不問。正次亦自幼勇決。朝鮮之役。見本多正純。請從行。正純曰：弟往。行事嚴。不可以告。乃從役。兩將軍素奇二人才。故使之。於是備中守正次。內膳正重昌。

皆腹介戰袍從者各五十人向玉造門城將使人邀之導自正門入大野治長爲擯坐定秀賴問誓書主名重昌對曰呈太公持書而還烈祖逆而問曰嚮遣汝不命誓書主名如何重昌陳狀烈祖喜曰非汝不能辨也城將度我恃和而懈備也欲襲本營夜使人覘之燎火星點嚴柝相聞乃止初西藩獨島津家久未來會二豐二筑侯伯受密命曰家久就程乃發至此鎮西諸侯以兵艦三千餘艘至兵庫則和成已四日矣烈祖使人勞而罷之遂令諸軍撤圍特留勳舊

七將填濠以本多正純安藤直次成瀨正成董役諸侯爭助役伊達政宗藤堂高虎等請曰秀賴聽命終不可保也恐遺後患不若及今除之烈祖曰吾與豐臣氏以義合者也長湫捷後聽和入京師始助征伐終受委託關原之役乘勢壓大坂事固非難今彼乃以怨報恩吾苟欲除之豈俟卿等言哉吾特念太閤舊好以保全之耳彼復負我收行不義則自取滅亡也卿等且勿言大坂諸將欲要擊烈祖廿四日烈祖與數十騎夜發行營比曉入京師衆以爲神初烈祖

之出京師命林信勝僧崇傳等索御府及公卿家典籍命五山僧徒開局校寫在軍中遙督其事使者往來不絕至是畢功爲二本獻納其一置二于江戶駿府廿八日入朝上皇慰勞懇至命議朝廷爵位與諸節會時京師流言池田利隆懷觀望逗留中島證以尼崎成將不救片桐且元烈祖怒欲奪封與其弟忠繼利隆宰番氏明來陳謝之不聽而入氏明牽裾號哭以死爭之初氏明父大膳爲圍人長湫之役池田輝政見父兄死欲戰死大膳控馬過之輝政怒以鏡

踢其頂血被面而不釋遂存其祀烈祖記之嘉其世忠節也乃釋利隆伊達政宗長子秀宗幼質於大坂關原之役始得放還政宗避嫌立少子忠宗爲嗣於是秀宗從軍烈祖愍之封以富田氏舊邑食宇和島十萬石筒井定次遺臣多應大坂募以故賜定次死于配所是役所任諸使皆稱其職久世三四郎廣宣坂部三十郎廣勝皆以驍果善戰著名世謂之三四三十烈祖嘗命二人選騎三十郎策馬徑馳三四郎凝思而後行人啞廣宣以爲怯烈祖曰兒輩何知三

四郎沈毅臨事慎思必能深入候敵既而果然
又嘗命二人巡視鷓野柵歸報曰遣兵自堤上
左右發銃逼之大兵在後城兵不能來援取之
不難然敵必自遁矣城將出軍鷓野衆報二三
萬小栗忠政獨曰可三千行成後問之果如忠
政言人或傳敵自燔市屋及高麗橋命忠政往
視報曰橋不燬烈祖曰衆謂橋焚矣忠政曰怯
夫之眼乃爾一日藤堂高虎馳至曰敵出宜進
轡橫田尹松在側厲聲曰痴漢敵出令壯士逐
之耳高虎無言而退烈祖曰甲斐士習兵其言

可用畠山入庵曰非甚右衛門不能吐此語安
部正之在巡使中年最少既承命日夜按檢地
理自製圖登神崎阜望備前軍進欲濟川池田
利隆指而謂曰我欲赴援與戰監軍不聽如之
何正之謂城昌茂曰弟危而兄不援非道也若
備前軍敗悔何及焉且弟勝焉而兄獨不戰是
兄負怯名也奈之何不援昌茂固執不肯正之
怒至福島監軍欲退軍正之曰敵已弃外柵而
不置兵懼我也奚爲退亦不聽昌茂由是獲譴
大將軍謂正之曰天寒創者恐不起吾欲奉太

公如京師姑休兵待春暄再舉師汝往天滿相
地之可以爲堡障者正之迺披圖進覽所問皆
響應大將軍嘆曰何汝言之與太公符也當是
時諸工卒已填外濠遂及內濠城將詰之曰初
約填周池謂西南外溝也今及於內何也成瀨
正成對曰謂之周者周外內也且和親已成何
用溝爲今欲存內濠其意奈何城將不能荅晨
夜督役不數月而畢獨存牙城一濠是歲安房
國主里見忠義坐私修城郭招游士又與大久
保忠隣交通國除里見氏世有安房忠義祖父

義高以公族得士心遂廢其主奪國至是亡大
久保忠隣幽在石崎役興親族從軍者便道過
石崎見忠隣忠隣曰是役無事汝等無用兵械
皆弗解其意和成而還復訪之曰君何以知無
戰不荅皆曰吾儕生太平會有事而徒歸何時
得復試吾刃忠隣曰磨礪以俟焉明歲四五月
必有所用矣果如其言

Faded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